

# 周恩来与“陈家花园”之谜



秦九凤

在淮安市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周恩来童年读书处内分为两部分：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公馆和十里长街以南的“陈家花园”。一些去参观过的人走后常常引发许多联想：伟人周恩来怎么会住这里？陈家后人现在哪里？……

## 彩票中头奖，债随回娘家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周恩来的父母从淮城去清江浦给周恩来的外婆拜年,在十里长街和周恩来的十八舅万立鈔合买了一张救灾彩票,结果中了头奖,得了1万块光洋(银元)。万立鈔和周恩来父亲各得5000块。这笔钱对于当时普通人来说可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对于淮安周家这个败落的大家庭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周家亲友们一听到他们家“发财”的消息,就纷纷登门讨债。周恩来生母万氏一合计,这5000块大洋还远远不够周家还债,而自己生了3个男孩,上学要钱,娶亲要钱,捐官、捐学位都得花钱,如果只顾给驸马巷周家院还债,以后的人日子怎么过?孩子的前途怎么办?于是她和丈夫周貽能以及周恩来嗣母陈氏一商量,决定搬回娘家去住,以避开周家这个“无底洞”。

周恩来这房头就是这样来到清江浦万家的。

周恩来在万公馆的生活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一年多一点,但他经历了童年最快乐的时光,也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早的一次委屈。

万家是个大家族,周恩来外公万青选(谱名万敢甸,官名青选,字少卿,号泉甫,晚年又号随庵,取随遇而安之意)做了40余年的官,官阶最高达到正五品,署理过淮安知府。

万老太爷先后娶了两房夫人,元配是老家江西南昌的李氏,继室是清河(今淮安市区、淮阴区一带)乡间女子张氏。两房夫人共为万家生了18个儿子,14个女儿,长大成人的就有17位。周恩来的生母是继室张氏所生,在女性中排行十二,所以在万公馆内人们都称她“十二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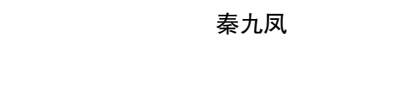
在万家众多儿女子孙中,比周恩来大6岁的表哥万叙生和周恩来玩得最亲近,按淮安话说,这兄弟俩是最“玩得来”的。

万叙生是周恩来十三舅万立鈔的长子,谱名方永,入学读书后改名叙生。因为他生得慈眉善目,像弥勒佛似的,所以家里人给他取个乳名:小弥哥,那时的周恩来在万家也叫他小弥哥。

小弥哥为人正直,又心灵手巧。闲暇时,他领着小表弟周恩来一同在清江浦逛花街,游大闸口,听闸下那哗啦啦的流水声,还和周恩来他们一起到城南旷野上放风筝,放鸽子。他还会用小葫芦或柏果壳做成鸽哨子,把这种自己做的鸽哨



# “陈家花园”之谜



来得我们万家的家产……”

周恩来母亲万氏不明究里,只好站在那里听嫂嫂数落。直到万叙生跑来当场证明,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这件事也成了周恩来一家离开万府而去买“陈家花园”居住的原因之一。

## 落第塾师再考,万氏为子买“花园”

周恩来和二弟周恩溥到万家塾馆寄读后,因为塾师是位落第秀才,他一心只惦念着下科再考,就一门心思忙自己的学业,教书只不过是他就酬应付之举。对于其他学生他尚能应付,而对于聪明、好学、记忆力极强的周恩来来说,这位塾师就不太好应付了。周恩来委婉地向老师提出一个请求:先生授课时能让他去外公书房看书,待放学时和孩子们一块回家。这位塾师看周恩来平常很文静,也知道他已能熟读《四书》了,就同意他去自选看书,落得清闲。于是,每逢万家塾师教学生们《三字经》《百家姓》和《女儿经》等蒙书时,周恩来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他外公书房,读起了《西游记》《饮冰室诗话》等书。看书累了,他就翻看外公遗下的墨宝或藏画,其乐融融。据说,周恩来后来那一手清雅秀丽的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就有他外公万青选先生书法的影响。这样,他和老师皆相安无事。

这事最终被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嗣母陈氏发觉了。当她问明儿子原委后,深为塾师这种误人子弟的做法而愤怒。她告诉了嫂嫂万氏。万氏也是望子成龙又生性要强的人,妯娌俩一合计,就决定就近买下“陈家花园”的14间房子(据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首任馆长顾树青老人向笔者介绍,房子开始是典的,属先后典买,当时周恩来童年读书处也归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管辖),自办家塾馆,自请老师授课。这样,就有了“陈家花园”家塾馆。周恩来、周恩溥和他们的表妹万怀芝、万芳贞(后改名万贞)等都在“陈家花园”塾馆一起读书。

在陈家花园里,周恩来无拘无束,塾师也能因材施教。据他的表妹、同学万怀芝上个世纪70年代回忆,她在陈家花园塾馆练描红写字时,大鸾哥就能悬肘练书法了。一次,是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先生布置周恩来写100个大仿字,他就认真地研墨展纸,一笔一划认真地写。当他写到第96个字时,不慎写错了一个字,他毫不含糊,自罚自己从头再写。还没写到50个字,万府小花轿就来接万怀芝她们回家吃饭了。她上轿时,见到表哥周恩来还在那聚精会神地写着,直到写好100个字才搁笔吃饭。

## “陈家绝续”惹人怒,查明真相气才消

1997年冬季的一天,笔者正在为纪念周恩来百岁生日的事忙碌,突然一对老年夫妻来访。来人自称叫陈平,原名道曾,是周总理嗣母陈太夫人娘家的宗室后代。他原来在淮阴市(今淮安市)党史办工作,现已退休。因撰文说他们陈家已经绝

后令他十分生气。鉴于笔者在周恩来研究界的声望,他们夫妻俩特地前来拜访,盼望我能从专业研究周恩来的角度给他们一个客观公正的说法。

送走陈平夫妻后,我立刻放下手中仿西花厅陈列大纲的撰写,径自拨通了北京劲松五区陈莱官先生的电话。陈莱官是周恩来嗣母陈太夫人的内侄孙,也是周恩来的表侄。他听完我的电话后告诉我,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史实,陈平应该是他们陈家住在清河的一个后代支系。

陈莱官先生还告诉我,他们陈家和 he 表叔周恩来家都是浙江人,两家祖辈先后从浙江到苏北清(河)淮(安)一带谋差做事。周家是做刑名师爷,而陈家则是当钱谷师爷。陈家要比周家到苏北早一两代。不过陈家人有经济头脑,在谋取钱谷师爷的同时还做生意。因为生意好,很快赚了钱、发了财。于是就在清江浦的大运河以北、十里长街以南营造了一处十分漂亮的住宅,堂号叫“世德堂”。大概传至第五代时,正巧遇上捻军数次攻打、火烧清河县城。在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捻军又一次火烧清河县城,滥杀无辜时,他们的曾祖、在陈家大家庭中排行老九和十四的兄弟俩陈鑫和陈沅,在清河县城内大火熊熊燃烧之际,惊慌地揣上家里的细软、银钱从“世德堂”跑出,在运河边高价雇上一只小木船,一直驶到宝应才上岸。而排行十四的陈沅就是周恩来嗣母陈太夫人的亲生父亲。“当时走的只有两房头,陈家花园里哪能没后呢?”

有了陈莱官先生的答复,笔者心里有了底,当即向陈平先生写信,信中不仅告知他陈家的一些情况,还邀请他参加了1999年9月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召开的“纪念周家祖辈迁居淮安160周年座谈会”。

能出席这个座谈会,陈平同志心头的那个“结”解开了,原来被人说成无后的懊恼也随之一扫而光。

“陈家花园”里还有许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历史资料的发现,当年“世德堂”的神秘面纱将会一层层地撩开。



# “淮东才俊” 吉乐山

许文金

吉乐山一度被淮安人誉为“淮东才俊,“淮安的李向阳”。他不但善于带兵打仗,而且能诗善文,晚年写下的回忆录有《十五年的战斗生涯》《大桥乡农民抗捐运动》等,还有《诗坛》《思念》《视死如归》等数十首诗作。

吉乐山(又名吉跃山),字守仁(1909~1986),江苏淮安区人。自幼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后转谷圩小学读书,不久,考入淮安县立初级中学。求学期间,成绩优异,思想活跃,曾参加中国反帝大同盟。毕业后一度在谷圩小学任教,担任毕业班主任兼教国语。

1927年9月中旬,陈治平接受江苏省委的指示,从上海回到淮安,在淮安横沟寺成立了中共淮安特别支部,简称中共淮安特委。赵心权任特委书记;赵心权、厉石卿、周树人、陈文举、陈文雅为特委支委。这是当时两淮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革命浪潮冲击着吉乐山的心灵,他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1932年9月,中国反帝大同盟在淮安的组织遭到血腥镇压,吉乐山奔向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吉乐山从上海返回家乡,经贾瑞云(时为特委委员)介绍给特委委员沈亚平,

沈亚平又介绍吉乐山去涟水胡集找涟水县委,并列席涟水县委工作。在涟水县委的分配下,他活动于涟东地区。因党的工作当时正处于低潮时期,所以党内活动一时难以开展,以致被迫停止。鉴于这种情况,涟水县委决定将吉乐山派往淮安东区开辟新区。吉乐山先后持续在崔周、鲍陆庄、大吉庄、小陈庄、北季庄、顾小堆、龚营、茭陵等处秘密活动,并先后在崔周、鲍陆庄、大吉庄建立了3个党支部。后来,随着有关同志的被捕和个人的叛变,党的工作受到重创;吉乐山被捕,被拘于苏州反省院,直到1937年才得以出狱。吉乐山并没有灰心,仍辗转参加革命。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此情况下,身为涟水县委书记的赵心权辗转来到淮安北乡,四处奔走,联络爱国志士、进步青年,大力宣传抗日;他

找到吉乐山、王一番、吴乐群等同志研究,决定利用茭陵逢大集的机会,在茭陵召开万人抗日宣传会。经过精心组织,大会得以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淮安人民的抗日斗志,从而揭开了淮安人民抗日斗争的序幕。

1937年冬天,经宋振鼎、吴觉、陈书同等同志研究,决定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为了呼应这一组织,1938年1月上旬,由赵心权、吉乐山、丁澄等发起,成立了“淮安县抗日同盟分会”,吉乐山被选为理事。“分会”下设宣传、组织、总务三个部,吉乐山兼任宣传部长。其活动范围遍及淮城、城郊、宋集、钦工、车桥、曹甸等地,“抗盟”人员300余人。活动方式是组织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演唱抗日歌曲,也演出街头活动剧。吉乐山利用文学特长,积极认真编写剧目,组织演出,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他还不辞劳苦,先后去谢

荡、大娘庙、徐杨庄、崔周、水晶等地发动群众参加”“小刀会”,把这些群众武装逐渐转变为抗日救亡的有生力量。

1939年6月21日,淮安的另一支抗日武装“淮安抗日自卫队”在赵秉衡的带领下,有数百人汇集到涟东成集小学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8团。团长由吴觉担任。因吉乐山有勇有谋有文化,被任命为该团教官。从此,人们惊呼:“淮涟终于有了自己的八路军了!”

8团战士穿的是便服,扛着型号不一的长短枪,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救国会、妇救会、武装自卫队、儿童团、抗日保家。8团一时成了一支武装宣传队,曾先后发动了龙兴寺等战斗,打死打伤日寇5人。

吉乐山全心全意投身革命事业,党指向哪里,他奔向哪里。1940年3

月,吉乐山去谢荡建立谢荡小刀会党支部,先后动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选乡、保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五庄联盟”,以抵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武装侵扰。

这一年的4月,吉乐山以“五庄联盟”为基础,在大桥乡成立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定名为“抗日淮阜大队”,吉乐山任大队长。开始时,大队仅30余人,马不足10匹,长短枪20余支,一时成为淮阜边区一支十分活跃的抗日武装。为了壮大力量,他先后多次深入到国民党武装内部,利用说服动员和分化瓦解的方法,在敌人的心脏内秘密建立共产党的地下武装。后来,“抗日淮阜大队”成立了一个骑兵队,使大队一下子就发展到100多人。其活动规范围东至杨家河,西抵钦工,南到崔周,北达茭陵,逐渐形成了方圆数十里的游击区和根据地。期间,吉乐山率领



由邓大姐『我一次也没去过那里』想到的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由想起28年前一件往事。那是邓颖超大姐亲笔题写《鱼水情》书名的事。

1990年初,淮安县委党史工委根据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精神,征集编写了《鱼水情》一书(58篇计15万字),经审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情”画面,道出了干部的廉政勤政必然赢得百姓真诚拥戴的真理。此时,作为该书主编的我突然有个念头:要是能有哪位大人物为书名题字该多好。这时,我一下就想到了邓大姐。这有可能吗?不妨一试。我们运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往来的关系,做了三件事:一是以县委党史工委的名义写信给中央文献研究室,请他们转为联系代办;二是我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研究室吴瑞章主任(研讨会上相识)和赵春生同志(有书信、资料交流);三是寄去《鱼水情》一书的“前言”和“目录”。

这事让我们喜出望外。北京方面很快寄来邓大姐题写的墨宝。面对“鱼水情 邓颖超 1990.3.”这6个汉字,5个阿拉伯数字和两个标点,再联想寄墨宝人传递的信息:大姐以86岁的高龄和十分虚弱的身体,先后写了三遍才完成那几个题字啊。这时,我们的喜悦和兴奋转为感激和深思。

邓大姐为什么会抱病坚持题写《鱼水情》?我们的请求和愿望怎么会如此顺达?莫非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代为求助的恳切?莫非书之主题“鱼水情”具有先天的生命力?莫非书的文字表达确有可谈处?以上这几点能成为大姐抱病题字的理由吗?我们认为似乎远不足以!那又有什么更深沉的缘故呢?这个疑问隐隐约约地一直纠结在我心中。前不久,从一位研究周恩来资深学者那里得知,邓大姐曾对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淮安的媳妇,但我一次也没去过那里!”啊!完整的答案有了。邓大姐的这句话里藏有多少信息,多少密码?蕴有几多深情,几多遗憾?又含有哪些鼓励,哪些期望呢?

大姐的这句话与周总理的另一句话多么相似啊。1952年一次会见,总理听到淮安籍淮剧艺人筱文艳说“我5岁离家,20多年了还没回去过”的话时,立即联系自己,脱口而出:“我也几十年没有回去了。”“几十年没有回去”和“一次也没去过”两句话出自一对夫妇之口,一对举世闻名的模范伉俪之口,不能不让人去联想,去揣摸。媳妇去婆家和游子回故乡是他俩经常心里想到嘴上说到的事,很可能他们为此在互相传染、提醒、抱怨、藉慰着呢!这两句话实乃异曲同工啊,同在一种心思上、心愿上、心境上,那就是想念淮安,想念家乡,想念那里的乡亲、乡民。

周总理提出夫妇关系的“八个互相”是他和大姐相濡以沫的产物。丈夫的人格魅力带动了妻子,妻子又支持和成就了丈夫。可以这么说,大姐为总理家乡党史工委出的书题字是赋予了多重涵义的:既是对仙逝十四年夫君的追爱,也是对淮安婆家和人民的补偿,还是对“鱼水情”革命传统的赞颂。也许,我们恳求墨宝正投合大姐的心意呢,她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遇。是啊,“鱼水情”这一美好的命题,对于伟大的党和人民群众,对于党的“楷模”和党的组织,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一对终生伴侣,不就是一种“代名词”么!

全体指战员多次打击日伪军和土匪,配合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和茭陵战斗。

早在1939年3月,淮城沦陷后,吉乐山动员和带领一部分抗日积极分子参加八路军淮河大队。1940年7月,“淮阜大队”全体加入淮河大队。同年10月,淮阜大队骑兵队划给淮河大队。其余兵员编入淮安县大队。吉乐山采取“滚雪球”的方法,使队伍不断壮大,由一个连发展为5个连;打了大大小小数十个胜仗。1943年12月,他被安排担任淮安县总队的军事科长。

1944年底,淮安县总队奉命上升为主力部队,归属华中野战军12纵队;解放战争中,吉乐山随主力部队南征北战,身负重伤多处。

吉乐山由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逐渐成长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战员。他是盐阜地区党的早期少数党员之一,也是该地区早期党的县级机构和县级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后因身体等原因,被转到到地方,成为新中国建国后福建省边远地区三元县的第一任县长。后来,他曾受到错误的审查和处理,直到1982年才恢复名誉,享受老红军待遇。1986年,吉乐山因病逝世,享年78岁。